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二目錄 外編

兵部十一

職方

前言

沈昌世

往行 關

北京

前言

丘濬

桂萼

王瓊

沈昌世

楊博

袁表

鄭曉

往行 關

南京

前言

桂萼

王瓊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山東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鄭曉

往行

山西

前言

于謙

桂萼

沈昌世

鄭曉

往行

河南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關

陝西

前言

余子俊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關

四川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關

湖廣

前言

王瓊

沈昌世

桂萼

楊博

鄭曉

往行

四

江西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四

湘江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四

福建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往行

關

廣東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往行

關

廣西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往行 關

雲南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往行 關

貴州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往行 關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一

職方

前言

沈昌世曰唐虞之世弼服五千流沙滄海大漠服嶺其四極也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狄之人民與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禮所記多誇大而尙書稱陟禹之迹亦不過唐虞五服而已漢唐斥境最廣四方萬有餘里然羌戎從周無異郡縣穆王登崑崙如履戶闕而漢唐不逮者豈里數多而地反狹歟蓋古之弼服重在畫井田數皆直計之而後世乃至郵傳相距之數路多紆迴故實倍而實不敵也或者東南漸闢而西北遠遼歟昭代攘逐胡元疆宇有截歷世旣久虜亦孽牙其間遼陽大寧河套東勝盡委犬羊可勝太息若五方各氣

四域異習壤則沃與瘠殊俗則柔與勁別興利當挈袞領去害先備剝膚隨俗補救勢難執論

往行

北京

前言

丘公濬曰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爲今世都燕冀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番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

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桂公蓐曰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眞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湊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宄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則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患害尤烈焉

王公瓊曰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城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

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漢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今紫荆關卽宋金坡關山海關卽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攷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惟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爲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于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爲京畿防邊禦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沈昌世曰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鹽果窳之利順天爲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棋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類入寇眞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河間雖有

水患而諸淀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淀故汎決耳劉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豢此虺蛇兵餉歲額度支苦不給軍營困敝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于役占客兵疲于往來民兵溺于偷惰班兵狃于故習又謂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竄其然乎宣鎮衛京師肩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不盡然如撞道橫嶺之犯浮圖紫荆之潰虜衆通行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控扼南山郊圻庶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皇莊日多民乏耕地凍易漚夷皆民浸也而談水利者類畫餅潮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戒心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衆舉動掣肘牖戶綢繆是在秉國成者

楊博曰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塲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之河間類多水患眞定保安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爲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爲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

民者持廉敦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袁表曰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足以控馭西北非勝地也丘氏謂長安在雍州之域洛汴皆在豫州之域燕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皆與燕京相近又朱晦翁謂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大河繞其南華山環其右前則三案重圍鸞鳳峙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金元帝都此至國初置北平道及太宗靖難北巡始命阮安營都之而以金陵爲南京議者謂南京之形勢跨江南北以爲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恆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河入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無事則坐享揚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有事則席捲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本故正統間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日都之誠是也

鄭曉曰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眞定北至于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荆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鎮皆稱阨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明山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眞保多降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凶徒伏匿迤山有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有司莫敢踪跡若乃水利不修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蠲坐糜財力貴游不戢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繹騷關訊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

往行 關

南京

前言

桂公萼曰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始基于此然江限南北古今特爲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

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以職轉運亦示控扼之勢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掠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痼瘵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其處民勞甚矣

王公瓊曰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梗粟四百餘萬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繼于京而存者尙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

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
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
者矣

沈昌世曰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爲門南俯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
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土慕俊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
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殄假靈鳳母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聖
祖肇基賦稅蠲除上官憫官田租重勸民稍輸粟以均疾苦曰勸糧應
天龍蟠虎據王氣所鍾太平采石爲東南襟喉六朝議扼險者嘗請以
千人徑斷采石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
焉民貧而冗寧國僻饒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荆楚徵俗饒買人文
漸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煩地當震澤
下流北遭洪水稻不遺種中產破盡盧渚而沃爲淮南最揚州衝而鮭
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
陵墓財力冗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輪挽遂艱民益凋瘵

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塲曰新塘
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守則三江盡安霸海門扼則通泰無烽
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
曠且多屯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脂罄竭非大休息生養理未復兩
河苦河徒汎濫決嘴濠泗尤棘錦樣日新歲供彌厲保釐者與一利不
若已一害也

楊博曰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爲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
爲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于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通患也鎮
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業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
棄本逐末頽者且有曠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于其職江以北
廬爲善地揚冲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而荒與淮北一
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
以江北簡易例也

鄭曉曰南畿開基之地勝勢在長江太祖自上流和陽橫江渡克采石

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成祖出維揚儀真溯河而上龍潭浦口望風奔
潰北至金川啓關納款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爲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
徐穎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控徐揚魯齊文武重臣開府作鎮雖秩兼
漕撫而聯絡兩京廬民多遊手野有遺利鳳陽高牆陵墓供億繕葺財
力冗費豐沛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鰲轉餉旣艱民亦凋瘵決齒之患
濠泗尤棘揚有離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瀕湖農田塗墊爲
患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爲江表門戶蘇松常三郡市浮于
農文勝于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
本以備倭而太倉崇熟瀕海之民擅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
行剽掠以故江防海備並爲要務徵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
在山麓江汭多流冗寇盜因以竄匿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下上穀土歲
易利歸貴家財盡貧冗矣

往行

山東

前言

桂公萼曰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爲饋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于斯爲急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生設備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民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沈昌世曰山東古青兗三齊地界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涿南走徐邳東據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輸所屬泉源括入漕河故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南夙稱沃壤而武濱霑蒲彌望白茅未耜失其業矣西三郡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非民之輕

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爲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遺風焉東兗稼穡蠶織鉅野龜蒙之故墟苟幸休息洙泗之風可復也臨德爲水陸之衝疲于供應登萊斥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可通海漕汎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爲咽喉以鎮夷關爲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矣三岔河委以與虜巢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可犯鎮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戎帥牧民猶狼牧羊也遼固海濱登萊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餘腥難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殲之易耳故防海防于山左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輪挽疲敝宗齒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俠使氣濟青倚山多礦盜登萊瀕海多鹽徒其濟寬猛而施乎

鄭曉曰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憑遼海西走趙魏北居滄瀛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蓋自海運旣廢此爲漕渠築塞疏濬舟車牽挽勞役無休時兗州水滂爲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賊禁戢尤難公私受病成

山沙門上下礁磧險毒難輒議問諸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
淮北安東北出海倉入北海不數日抵直沽勝國濬沽置閘通舟避開
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獻修濬有緒讒言中阻臨清濟寧有喉吭之憂
者亦未爲不知務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積農田亦
足自贍且無海寇牧撫得人不失爲樂土也

往行

山西

前言

于公謙曰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爲甸服春秋時爲黎國爲
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在宋元爲隆德府至我朝洪
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是爲潞州領長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
縣而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爲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理遼
曠盤踞太行之上爲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東帶雁門偏頭寧武等關
屹然爲京師屏蔽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

民堅忍其俗節儉其氣勁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土勢風俗使然也唐玄宗爲別駕于此其爲雄藩巨鎮從來已久宋太宗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

桂公萼曰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裏河山蓋有倚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雁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旣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沈昌世曰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扼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鹽利苦不能給省城在

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爲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鄰套虜冰堅飛渡軍士鑿冰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練土著繕城堡爲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木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行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古國後戶今二邊盡委與虜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大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然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塵風雨不蔽槽櫪難設諸軍請稍濡滯不得請留其孥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豐城地跨秦晉板升居之往者石州之禍皆此曹居中畫策惠以來之而威以攝之責在幕府焉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致嘯聚然人習機杼俗亦儉樸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吏治茹冰擘可鳴琴治也

鄭曉曰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尙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郡雁門南北爲虜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曠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亦非細故也嗟乎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于潞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議禦虜輒云居庸紫荆井陘置雁門且不論況大同乎夫晉冀勞瘁卽無虜患外轉塞儲內供藩祿猶不能支仰給鹽利當是時而不早爲之所內憂方殷耳

往行

河南

前言

桂公萼曰河南古豫州地闡閩中夏四方輻輳蓋彰德則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

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剿捕則潰而四至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川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勁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沈昌世曰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跨趙魏西有成臯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齒日繁控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疏議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嵩華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穀弩鑄劍剛而難馴衛輝朝歌故邑太行孟門在焉剛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綏靖爲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彌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逃移風俗不侈財用甚詘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

楊博曰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易宿奸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敝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優勁強則河洛爲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早夜慎圖之哉

鄭曉曰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車馬之達交于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爲便彰德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衝北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蔽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下靳黃入襄鄖又與江淮相表裏顧分封日盛宗祿日繁民亦勞止雖陳歸德大牙畿省轄管不能專奸人時竊發急之則潰逸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爲牽制河洛之間憑險鑄獵習于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爲優

往行

陝西

前言

余子俊曰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水以入城隨復湮塌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澗河之水自古地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坐擗節放水二分到于西門穿城而過足充居民之用多餘者泄出城濠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淹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親藩所在不可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溝一道以泄城濠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不過三十餘里節財省力實在于此此衛國之計也初渭南華陰縣民告稱延慶境外卽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圍塲空闊易于打獵水草便利易于孳牧土地肥饒易于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爲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冰入套所在守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

溝陡崖邊牆牢固官軍易于戰守軍民易于轉輸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爲慮邇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二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爲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牆塹近年于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令移于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鄰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于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移于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于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爲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難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入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况常年必須民間運納穀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臣觀淳化縣三水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鞏昌漢中等府

并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爲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據離鄉土倚恃山林力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囂聚扇禍况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軍衛抗衡莫若于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隸汾州陞蘭縣爲蘭州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卽隸蘭州然後令流移之民各附籍于本州縣各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賊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招賊寇邊禁旣已懈弛民人動遭劫戮况自邊牆至烟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此弊一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潦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亡則往時覆轍可鑒爲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爲輕重况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卽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宣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鄠陽鎮所管西裏

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理隔遠山林險惡人煙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蠟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擄之跡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卽今無籍凶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要害大略相同必須預爲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鄠陽巡簡司移于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簡司移于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于竹林關開設巡簡司簽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鄠陽俱隸山陽則凶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隘之計也

桂公萼曰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深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本朝恢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遂達于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爲

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剌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已南徙國家旣失茶馬之利而逋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
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沈昌世曰陝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達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虜據西海番戎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邊入塞踰隴渡涇直薄三輔特在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鑰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敝漢中當蜀口潼關障全陝並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虜患臨鞏鄰接羌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羌人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狼心而爲市賈所啗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棄地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遍野千里餽糧

士不宿飽萬一虜斷魚河絕我餉道則鎮城可坐困故議者欲改徵本色造舟轉運取道大河自府谷葭州徑抵木瓜孤山路便而費亦大省庶免庚癸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恤窮邊者可稍裁否寧夏遭時賊之亂生齒耗滅其地負賀蘭而俯黃河引渠開口夏月種藝虜難馳突但哨探不出山後虜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分番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西四郡左右虜番控扼三面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危然虜款羌屬西番得哈密而甌脫視之何能及遠肘腋隱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餉甚艱屯田湟中轉漕金城宜倣充國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屯聚如董氏任氏之屬衆皆千計倚撫而用之足以禦虜沙地乏水民苦遠汲相泉脈以鑿井此最急者固原重地而寶靈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安枕楊博曰陝西內綜入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仰給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資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

甘肅星懸于河外寧夏株保于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饋糧獨其人
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
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
至今銳士尙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并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在晝
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
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觀釁而預圖
也

鄭曉曰陝西山河四塞神臯奧區也平涼固原豐草平野監收蕃滋鞏
鳳之墟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蕭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別爲一
區水穀之利亦足自養甘涼以西至嘉峪左右番達勢爲孤危洮岷西
寧錯入羌族要在撫輯而已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餉藩祿十居七八
閭閻疾苦殆與他郡相當漢中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陝並爲重地若
乃茶之禁漸弛番牧之地漸廣僕苑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深斥埃之
封漸蹙調弦改轍皆在所急河套之議至殘督府爲世大戒矣

往行 詞

四川

前言

桂公萼曰四川古梁州地劍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隘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況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刑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于敘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礪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奧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沈昌世曰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荆襄有瞿塘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河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

卷之六十二

之障數千里石穴也松茂建昌諸夷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稞而肴腥
羶恃茶以解其熱滌其膩中國馭彼猶啗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
迫服屬不敢貳故蜀民不苦外寇惟采辦大木掊骨于蠶叢魚鳧之郊
者相望纍纍而播囚以細故生變逆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
中比歲不稔大軍之後必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壤玉
壘金蹕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奇峯
迴環溪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競逐耒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
後巴梁亦勝區也敘爲南溟之喉夔爲荆楚之吭馬湖夷獠雜居鎮雄
峙崛阨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推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
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遍師旅饑饉樂土爲墟采木四出
山谷搖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煦育如哺子可也

楊博曰四川西南奧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石砭
土司互爲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
供億稱訕敘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林多產其境採辦之

擾商民殘疲重夔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鄭曉曰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竹木蔬菓織染之饒自足周瞻西屆蕃部南阻蠻落雲棧之固北出褒斜瞿峽之流東下荆楚坤維并絡斗絕諸夏實爲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綢繆防守爲易盜奸割據安輯爲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敘瀘重夔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在東南指臂之形險在西北或謂吐番寇自黎文南詔賊繇沉黎番詔糾合必由灌口蒐兵繕障玩弛久矣劇盜起于重夔諸戎伺于臆獵烏撒悍于鄰夷龍川梗于餉道皆非細故也建昌西徼奧壤民夷頗輯都江水役郵灌爲勞亦蒙其利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

往行 蜀

湖廣

前言

王公瓊曰鄖古縻國爲楚附庸漢置錫縣隋改鄖縣唐初置南豐州州有刺史官治其地尋亦廢省其餘皆置令丞遙隸州郡宋置安撫使于襄陽又置經略使于商州則鄖爲統隸之地然皆晉吳宋元分據之際爲鎮戍疆場窺圖進取而設唐節度治襄州元總管治武當亦皆武臣掌兵馬之政焉耳自宋失襄陽此地折而入元胡俗苟簡法令不充時舉積習二百餘年遂爲中原夷狄至正間流逋首難至殺襄州總管而莫能制延至國初猶不可嚮邇乃令申國公鄧公愈以大兵掃其穴而空之禁流民不得復入然其地當三省大牙之交雖設有撫民官員而分裂不相統一且往往差委他務不得久居盡力于其職加以遠僻禁雖嚴而其勢莫之能止成化初又有劉千斤之亂乃命左副都御史王公恕會師討平增設防守始以副都御史楊璿巡撫荆襄未幾李鬚子小王洪等復亂上命右都御史項公忠平之遂留撫其地未幾有星變

或言公過殺者公自劾得召還時成化八年也不數年流民復聚上勅左都御史原傑處置附籍丁口有姓名者凡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設府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以控制之鄖始有府及司衛時成化十一年矣是年湖廣鎮守等官奏荆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爲患雖經調兵祛遣然亦有去而復來者誠恐漸多難于撫治乃勅修理太和山少監韋貴兼分守荆襄地方先是原公薦監察御史吳公道宏于上奉勅巡撫湖廣提督八郡軍民事事竣進原公兵部尚書留吳公撫其地撫治荆襄之任則河南巡撫李公衍攝之至十五年始陞吳公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是後凡新命必兼勅太和中官知會諭以公同計議不許違拗十八年王公瓚以右僉都御史繼之自是皆都御史無他官矣正德二年汪公舜民蒞任尋以地方無事召還不復補未幾鄖民四起盜賊爲亂上命都御史彭公澤督兵進勦乃復命劉公琬督撫鄖陽如故添設總兵李公瑾合謀撫寧一撲盡滅事平李公瑾召還內臣仍分守嘉靖十年都御史胡公東臯疏太監王敏之過罷

去自是名號雖存不復預民事所職惟焚修而已

沈昌世曰湖廣古荆楚地江漢右帶衡荆作鎮洞庭雲夢爲池衡鄰嶺左永接桂林鄖陽綰興元之口荊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枕河洛郴走閩粵長沙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江南于楚猶唐人于江北此手足視而彼特殊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尙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礪民率皆竄而鮮蓄積右齊淮甸上游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與省會埒承天古鄖郢世廟豐沛故居傲鳳陽設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櫓萃焉荊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峙而三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永輿壤家給足而少兼并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饑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爲棄壤民多逋聚因設郡縣假重臣以繁戟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困憊辰沅介麻陽諸洞半爲蠻

窟吏猶藉蛟寢也大抵楚中水澤森茫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
征播獨馘元凶爲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水肆虐城不沒者數
版長沙荆岳被禍尤烈采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省冠蓋絡繹郵傳
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安楚策也

桂公萼曰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頭顧靳黃引其肘腋江陵制其腰
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邾桂之跨南粵辰
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扼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
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於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
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棋布歲賦實繁楚
俗慄輕鮮思積聚于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皆竄難治
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
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驕橫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
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楊博曰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慄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

蓋輻輳郵驛苦之卽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皆竄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煩荆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于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爲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于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爲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意窮民者其尙思援拯之策乎

鄭曉曰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其都會也南匯湖溪北擁原陸山高水闊攸其靈秀承天王氣獨萃焉鄖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顧巴蜀辰扞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岳之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雖卑濕民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于周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酋強橫猶復征調洞蠻草竊徒示羈縻皆足爲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財力益肆皆竄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

住行

江西

前言

桂公萼曰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實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沈昌世曰江西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越之交奇峰鬱葱澄溪環合土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狹胼胝不能給人多恃空囊而奔走于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

也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土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寇盜臨江碧嶂青溪四會要衝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鶩集廣信郡當傳道下邑僻饒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撫州介江湖之表單赤苦兼并巨族患山寇瑞州斷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密邇荆楚逋民客戶時起爭訟綏馴維難贛越在南服汀漳雄韶山溪會焉重岡複嶺盤紆千里大帽橫江諸巢輔車倚結撫臣連轄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結者獨此與鄖耳此非民兵之效哉南安憑庾嶺而距湖湘南徼咽喉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魯封不繁水患鮮被儉嗇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冰蘄聲細民尙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上

楊博曰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尙儉嗇頗稱安壤南昌省會衝繁吉安健訟奸猾至于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

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鄭曉曰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越楚閩之交外析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卽四方有事雖欲保境距兵勢獨難完南昌泝江匯湖右荆左浙帆檣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南康臨彭蠡縮隘土瘠時有寇盜饒州稱爲裕阜廣信傳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多山寇而衣食自足頗憂兼并建昌僻在東南卽有藩封亦稱安輯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韶山嶠會焉林深谷遠寇賊淵藪撫臣提兵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鎮也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戶喜獄好爭譏察旣艱綏馴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雄水秀人才輩出地利亦饒甲于諸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府卽費財不吝其土窄逐末不務稼穡至有棄妻子經營四方老死不歸者矣

往行

潮江

前言

桂公萼曰潮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衝以徽饒爲郭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吉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稱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潮衝淤塞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倚山盜鑛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于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點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沈昌世曰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走閩關湖水通震澤嚴江接新安尙方織造出中官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人亦緣爲奸利杭州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

好遊冶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爲厲紹興古越都其俗嗇
纖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猝有海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
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
江土俗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江閩孔道
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界其外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故內洋
稱安瀾舟山屹立海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餽餉可不轉輸而
足議者欲倣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兵南至玉環烏沙
間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
但海氣溟濛奸將規避綜核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則
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藥材顏料類價少而
民害者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
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劑而均乎觸熱思涼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箸
籌也

楊博曰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

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帥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卽欲罷兵輟餉海上猝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海倭夷入貢之道尤爲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于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尙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敝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其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藉而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圖則不可不加之意也

鄭曉曰浙江山海江湖所在限隔大海東翻直轉淮揚重湖右匯波聯圻輔左逾信郡卽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米薪是急嘉湖實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鬪累興大獄致勤誅討笠澤之間鹽徒多沒剽掠村墟久之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以徽饒爲郭郭生理爲優征徭亦簡寧紹溫台並海而南達于汀漳估客來往人獲其

利寇至倉猝亦能爲禍倭夷貪市中國矯云奉貢風帆所指突至寧波
華人交通倭去忽來詐譖叵測除戎之戒定海爲棘處人視他郡爲悍
依山盜礦糾結四集激之易亂緩之難馴

住行

福建

前言

桂公萼曰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信爲北藩建昌南贛爲右壁惠潮
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
用盜礦流入政和壽寧之地大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
山谷遼深逋盜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
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
多且汀漳之山猶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
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畧訟莫
如漳州地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沈昌世曰福建古閩越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鄰江浙地周七閩俗好爭訟女作登于男與泉比屋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閩喉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岡俯急端風俗儉樸邵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獷直汀漳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寇盜漳州距海人文歎焉閩旣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往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激薄半徙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夏東南風汛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薪米乏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并拒諸港可坐困也大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僻簡沃饒吏但廉靜坐鎮耳

楊博曰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

福清等縣則爲溟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入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測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于撫鎮諸大吏焉

鄭曉曰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爲藩人稠土沃礦徒作孽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逋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喜爭大抵漳州爲劣興泉文物之盛甲于八閩地利亦豐人懷巽順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尤之間或有小竊亦不能爲大患

往行 閩

廣東

前言

桂公萼曰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繇雄韶可以達荆吳
繇惠潮可以制閩越繇高廉可以抗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
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
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爲盜桴鼓
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于徵求通山之禁教治不修而大征數舉
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
以待乏况地產珠池在廉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采辦其
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沈昌世曰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土饒沃黎
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南海島夷款關貿易
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輕視農業廣州故趙陀都也包絡山海勝甲
嶺南戍洋守嶂屯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
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肇慶望銅鼓而顧汀湖上游勝地路

接桂林潮界閩粵東路要衝兵戍孔棘惠濱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鋒之勝而苦徭賦廉州故象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逋匿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巢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而險終在黎不爲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大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但佳兵不祥故議中格耳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悛心故東路警備急焉柘林去水塞稍遠咽喉要路猝有警報當水陸並援而絕交通斷艤汲尤困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法疎吏易專恣酌貪泉而彌蛟是在人牧也

楊博曰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贖物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哨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旣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煩選用守令爲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爲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

息肩之日乎

鄭曉曰廣東在嶺海間古稱樂土北負雄韶以臨吳楚東有潮惠以制
甌閩內闢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絡嶺南一
都會也戊洋守嶺屯哨勞止韶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
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曠
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所患者輦戶斗老今則內寇外夷爲害
棘矣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澳犄衝闢地除兵耕守並集可
也廣州層水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逋夫藏命貴在人
牧瓊州有司並海五指腹心反爲黎穴若乃濱海島夷之國以十數雖
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人逐山海礦冶番舶之利不務農田
或尙剽掠行劫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徵求日困師
旅數興漁獵遂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益煩也况夷珍珠窟本民
用所興而公私交征反爲民病

往行

廣西

前言

桂公萼曰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搖實據之是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塞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罹荼毒而賓州其襟喉矣若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旣已殘破則泗城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則控遏兩江而坐躡交趾桂管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沈昌世曰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拱荆楚西北接羅施西南扼交趾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吞粵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戶少招徠猥生藝歲久蔓延衆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

控嶺海柳州架板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蠶作慶遠穴居椎髻與柳並接
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僻饒而多盜坐躡交趾保障管桂
太平飲食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尙科跣鎮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
連溪峒外控嶺海往者盜賊出沒江洋搖賊盤據村峒山賊嘯谷蛋賊
竊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
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搖獞參部苗夷附據肆爲
寇竊大藤諸峽蠻人巢窟柳慶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古
田諸縣禍也蓋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隳惟捐去成例擇人
久任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法紀聿修搖獞可化編戶也

楊博曰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爲省會肇建藩于
時編民稀少招搖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爲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
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爲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難爲患潯州大藤等
峽諸蠻巢穴其間興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爲搖盤據又柳慶以西
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

柔等縣爲其蠶食將無民矣實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搖盛越城劫庫戕害地方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諳不足以知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鄭曉曰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尚氣習異于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爲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爲盜區行居苦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思寧強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爲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趾實爲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往行

雲南

前言

桂公芻曰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崗巖嶽激澗縈紆城廓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安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難夷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益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惟在今日所宜急講者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沈昌世曰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番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扼緬甸崇山營澗金碧所產氣候無極寒盛暑田野廣沃樂

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種數十頗囂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壤腴民阜曲靖入滇孔道供億頗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疆隣諸甸永寧襟帶諸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荒僻險隘土夷叵測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狃急則豕突阿克小醜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爲殷鑑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卽梗塞官吏萬里投宦峙嶇艱難又率劣轉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固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矣

楊博曰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爲驚驚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積沃壤曲靖爲入鎮之路供億惟難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爲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

鄭曉曰雲南疊山崇峻瀉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亦稱精贍而雲南其一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固鞏內捍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疆鄰諸甸永寧麗江聯絡于彌滄烏蠻

蒙撒控彈于曲靖若尋甸上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矣大抵滇南取道貴陽稍有警動坐令梗絕城廓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屯蟻聚號令不行急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苟綏撫得人相與休息本無禍變顧萬里投宦類無固志時聞蠢動咎有由矣

往行

貴州

前言

桂公萼曰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理蠻夷並同滇境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筰西播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貽患實多况地雜東川烏蒙諸郡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于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于他夷地連肘腋首禍逞奸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鬪而爭強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

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之不足煩國家力也

沈昌世曰貴州古羅施鬼國地介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拒命創奪其地開設郡縣山多箐穴地瘠民貧官戎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拒江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勻唇齒廣西壤僻而陋枕塊搏食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面水背山險扼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爲寒心思南故漢武陵郡牂牁要路水通舟楫商賈行旅差爲阜樂黎平銅仁荆楚南裔山谷森繞安順新造宜加綏輯大抵貴州爲雲南喉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徼也土酋性雖佳兵然非倭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不貪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楊博曰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關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鎮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

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鄭曉曰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于永樂十一年緣田酋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旣加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淳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于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鎮筸西播夷峒間寇攘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機撫定未易爲力也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三目錄 外編

兵部十二

京營

前言

于謙

丘濬

王廷相

馬文升 二則

樊凱

廖紀

倪岳

李東陽

劉定之

李承勛

李夢陽

黃佐

余珊

王世貞 三則

葉向高 二則

王元翰

張鹵

鄭德溥

徐應聘

周應賓

朱國祚

陳懿典

周炳謨

吳時來

沈一貫

陳時明

黃克纘

附兵部議

劉先春

住持

王文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三

外紀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二

京營

前言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

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已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糅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

丘濬曰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王廷相曰太宗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

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大明會典營練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肅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以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練以備緊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餘員名至成化三年復爲十二營共該官軍一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團營初選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衝虜哉營伍不能充實軍

士不得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足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無足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于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戰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財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勒指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尙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姦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貴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營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乞勅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并團營官軍各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委果年

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尪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弟男子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卽與收補其內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贇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于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爲修武備以壯國威事題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改撥如此則軍乃精壯而威武無不服之患矣

弘治九年馬文升曰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例禁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尤爲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羶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仇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以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尙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以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僱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

時也

又曰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當然尙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飾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國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練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叮嚀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遲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文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遲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

部仍通用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事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軍有所養勇以赴敵而逃亡亦少矣

焚駙馬凱嘗論團營軍曰大半私役不卽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而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都城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將往統之斯強幹制枝矣

廖紀曰南京有操江營有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約士卒大約十萬餘名迄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瘁弱不堪其精壯可用者但可萬餘未經戰陣不識坐作攻刺之法一有警急難便驅役此兵之可憂者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八十里東西二面猶有重門人烟輳輻獨北邊一面人烟稀少蔬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可憂者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盔所執者木刀竹鎗追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不可追究恐累賠償夫以平日無事之時慮應故事習爲輕便卒然有

事之日戴此木盔執此木刀竹鎗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也三者既爲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曉暢軍事固雖有人但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爲可憂也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二三元奏請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可以懾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保根本重地之至計不可不急圖也

倪岳曰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得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願輕于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

李東陽曰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糧吏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恐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則所費不貲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

生長疆塞耐寒苦習戰鬪誠爲可用但以勦力則困于驅使以田產則窮于腴削得首級則苦于攘奪殞鋒鏑則蔽于申報故有無肯致死命者愚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益省行齎以增邊賜節饋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也

劉定之曰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輪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糧于私室于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牽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又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李承勛曰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健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第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盜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攝奸謀哉至于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青梁僨師濫竿其間矣乎爲卒徒者果能膂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于竄名隱射耗數于其間矣乎其操習果能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灞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于承平久日而振于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美以爲得苞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而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寢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昔周勃仗北軍之強

乃能制祿產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不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宜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敢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團營尤爲重也使精兵良將萃于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于至順之中消不測于無形之表此卽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

李夢陽曰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而正統己巳纔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步則腰鞬弓力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僅可施置鞍轡而已夫兵數不減于前糧食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識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旣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今內官參之內兵又共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罔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語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預也誠于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參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

黃文裕公佐曰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布二疋鈔一錠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逼人馬辟易挫衄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己利况邊粟有限饋餉不繼慮生他變近則潛役私門僱倩代操益不可用矣由此言之京軍出征非惟無益而

反有害不如不出之爲愈而責成邊將之爲得也丘文莊謂京軍宜駐屯近地以爲邊軍聲援不宜輒進實切中事情可如漢遣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灃上徐厲次棘門我朝天順中遣都督顏彪駐紫荊關馮宗駐倒馬關此正屯近地爲聲援之例也

嘉靖□年余珊疏曰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爲固原來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狄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于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強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仗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爲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爲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荊州郡爲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爲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于東西二鎮梁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

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廩止于當身月糧及于家室輪流循環歲以爲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狄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恆尊而不輕矣

王世貞曰高皇帝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在軍行者尙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卽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廕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

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而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又曰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往往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糧者又一僧裹氊帽出操畢還復應付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強得乎太祖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又太宗亡淇國公十萬騎乃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討安南兵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文襄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西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

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于攻戰疲敝于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又曰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癯無用之士爲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誠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以爲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爲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爲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掖日逐操演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

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變強戰無不勝葉向高曰明興兵制有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概有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藉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藝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各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嬪士竄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己巳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乃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詳委

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二祖之善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敢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掊剋于主帥上下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鋒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略諸臣乃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弊之端又有甚于曩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

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乃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閑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揚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以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之請託者耳夫彼旣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飢甚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吶喊若角觝拔河翅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

緩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畚鍤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裹糧赴命流汗接踵而不得休乃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挈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俞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猝國胡以支之誠使欲改絃琴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歆望著者數歷深者乃充其選而統轄之夫勿使之建旗鼓而坐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事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

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艱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知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怠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謠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卽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又曰國家之倚重于文武吏內外等耳文吏賦政于外列在藩服操斷剗割得以自如其權重而其體尊非若轂下諸曹蹙蹙馳逐車塵馬足間然而人情恆不樂乎其外武吏入備爪牙奉一人靈寵以春秋耀武于國門建而不旆橐而不馳非有封疆之虞猝然一旦捐軀蹈湯火之苦然而人情恆不樂乎其內其不樂乎外者大概以簿領之困也期會之煩也涉履之多虞也不勝陰陽患焉而不樂乎內者則見若優游閑廢俛仰纖趨旌門如淵司馬門如天投袂企足冀得一旅之衆一隅之寄登壇而自爲政蓋內外輕重之勢積久而失其初故此之或以爲趨而彼之或以爲避患釀于偏枯而漸成乎跋扈今郡國之政日以剝敝而京師六軍諸衛天子所以居重馭輕維護根本者乃反馴致耗弱則

旦夕緩急至不能軍是不亦可扼掌嘆哉

王元翰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爲我守也茲者班白二酋背盟犯順尋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刦掠耳國不患外敵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處處告急轉借無門內請勿應平居則饑凍切身必釀悅中之變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綏之志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法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年來安瀾靖氛小敵輒殲大變不潰耳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營立十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矣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費矣陛下試問此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而已其餘兵則令之班役市棍負販俱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鎮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漸積有日人人熟知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國事之至此亦可寒心矣萬一猝有緩急可驅此班役市棍負販爲朝廷出死力衛神京乎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

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蠡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于公侯伯都督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于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于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緊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尙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英宗卽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蠡令旗等項

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于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候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乃今則巡視非不有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令空懸廢弛猶作失莊皇帝遺旨矣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爲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先科臣張鹵疏論教演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不嚴也

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卽所演諸藝多習花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諳曉騎射半係貴倖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歲時殿最又嘗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嘗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官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以故獷悍之輩旣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于惰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喊鳴鑼舉炮循故演飾不半日而荷戈歸卽良將猛士且莫由自表見矧復什九碌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戒備益振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游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鎮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件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卽如碩者驗軍主事朱化孚清查募軍據永清右衛劉指

揮所驗舉業有浮糧一百九十五名乃編冊旣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可知見查如是先時之濫冒又可知則安望士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揀補于戎府丁壯卽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卽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參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蠹而實戎伍于萬一也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于勤勞備援兵于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盡貔貅之選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卽不然而如大寧撥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逃故原額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衷甲至則逃于工作焉夫所稱造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營繕耳此卽工部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營作而猥爲奸貪藉乎閭之領班

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于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閘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宮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願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餽羊耳欲求如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之謗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翼翼京師固邊鎮之堂奧九服之根柢也所遴將材自宜拔其尤居中籌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曰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紈袴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卽邊

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以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做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三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八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猝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算常多不惟兵部永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

張鹵曰嘉靖庚戌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各省班軍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實不副名數不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投閑買差替役老弱無用之人尤不暇悉計卽名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當元年左給事中陳行健替代復一詢之健謂相枝

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正存入萬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國家兵制攸賴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先帝嘉靖之末及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尙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誤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濫誤人員參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卽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欽定爲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卽充罪者家屬一名爲正軍雖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協巡視官當通查三營缺額宜勅兵部據所題缺額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軍數多寡如降級爲民拏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旌別雖士卒闔營盡難驍銳而于舊謂東西廳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換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不可不急爲填實

者也

鄒德溥曰我國家經營之設蓋象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宮禁
矣而此獨主巡徼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換兵獨取諸
山東河南中都大寧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高皇帝故以衛兵分
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耳自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乃始
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營以勦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爲開府
置策也當此之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最勁云凌遲至于己巳之變而
營務弛矣于是于肅愍更畫簡驍銳十五萬分爲十營而訓練之命曰
團營而其餘者爲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
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勦臣提督蒞以大司馬其後益團營爲十二而所
謂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鎗而戎務滋窳矣嘉靖
中乃設東西官廳簡驍銳六千人爲聽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
爲團營團營選兵爲東西廳有東西廳而團營又與老家軍等矣則積
弊耗之漸也肅皇帝深懲庚戌之變乃詔敕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

東西廳者而復設三大營易三營爲神樞并舊伍軍神樞爲三特設提督勛臣一人爲大將又時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政府也蓋舉十餘萬衆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之重已時又有奏言兵權獨主強者挾重而可虞弱者又引嫌而不敢正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巡覈校閱焉乃行之三日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于時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乎法之分合歟

徐應聘曰邊關士卒晝荷戈而走夜乘障而覘其于征關蓋習之矣故雖有挫衄猶可驅而使戰今京師之兵驕奢脆懦身不經阻險心不耐苦寒目不覩旗幟耳不慣金鼓以此輩戰曷濟乎國初征討者皆率京兵以行今奈何執強幹弱枝之說而令此輩坐享安飽也宜遣營兵每歲更番出戍剴遼地方助邊防守期以三年一周使之陟歷險易習知情僞交敵之際耳目馴習心志不驚變孱弱爲精強或在乎此

周應賓曰古帝王控制六合必宿重兵于京師所以居重馭輕弱枝強

幹爲國家根本慮至閼遠也三代而上六卿六遂之制不復行于後世久矣請以漢唐宋之事爲今日喻之漢初京師有南北軍南軍以護宮城衛尉主之三署郎期門羽林在焉北軍以護京城中尉主之八屯八校在焉諸呂之亂太尉已入北軍矣而不得南軍猶憚莫敢發此南北軍相制漢初設兵之善如此者一壞于武宣大壞于東漢中官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唐置十六衛左右千戶四則直侍之衛也驍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既復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而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無事則宿兵居內有事則提兵居外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趨奉朝謁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二時耕稼襍徭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及其出外也緣部之兵祇機而至單車一符將命四走事解輒罷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至善也及府衛法壞而唐遂不支矣宋懲方鎮取天下兵權萃于輦轂二司三衙四廂統于樞密院選天下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癯憊剩負以分州郡大都專以強內也而旬

衛之勢可相使不相維可相勝不相應設失一樞密而武道弛矣故其衰也至不能披甲蓋由偏重之爲弊也我太祖高皇帝肇起淮甸迅掃中原久歷戎伍洞曉兵機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卽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卽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番直宿衛焉天子親軍而京城之衛則分領于五府有事則簡師命率分道以出事已則將歸于府軍歸于營卽唐府衛之遺意也且五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其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類首而聽于治也若束縛然蓋兼有漢唐之善而無宋之弊可謂規模弘遠無以易矣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五府之舊復設三千營神機營合名之曰三大營又于近畿之衛選其兵番休上操自是而後朝廷北征沙漠南討交趾京營之兵因以團聚不散營與府掣而爲二寔失隸屬之舊矣正統己巳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爲新制名曰團營楊遼庵所稱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亦一時濟變之良策何可厚訾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爲而團營遂廢成化三年乃始做其原額增定

爲十二營嘉靖庚戌之役虜騎薄都城議發京軍以出而京兵皆市人子大都爲人傭作不復能見敵天子赫然震怒按誅大司馬以謝天下于是諸臣惶恐無以塞上意乃請罷團營又變爲戎政府也大抵天下之法始皆未嘗不善而後稍陵夷也愚竊以爲三營團營戎政府皆非聖祖之舊也成祖三犁虜庭征調無寧榆林之役奄爾賓天時則可以復而不及復土木之難國家危于累卵于公因時補弊羽翼漸成時則不可以復而不得復嘉靖諸臣因陋就簡苟且塞責規制雖新于今紀綱則仍于舊時則可以復而不能復今誠釐歷世之弊畫而復聖祖之五軍也有六善焉五軍五設指臂相使設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一善也徒御旣寡訓練易施簡閱必時而號令必通二善也人自爲將各愛惜其士卒而甘苦同之三善也彼此相形優劣相較勢必爭自策勵而勤其職四善也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統十以十統百行伍不亂紀律自嚴五善也五軍旣成有事出之以應敵則中軍爲樞而左右前後分峙四方縱言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橫言之

如手足犄角相持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善也若如近日之制五軍統而爲一而舉國家之兵提而付之一人之手恃乎無能之將則乾沒爲利甘自蹈乎債帥之轍而間有任事之豪欲出而張皇其間則又懼于震主而善自斂縮以自脫乎狄青李光弼之疑因仍苟且日復一日京營之所以不振者以此而其所以日入于虛者亦以此夫萬金之產非一家所能獨治也方舟而渡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故欲振兵莫若復五府之舊也或曰永樂之初征伐四出天威震而近塞無烟狼之警是三
大營何嘗不善哉然究其故則非營制之善而選擇訓練之際核實致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飭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氣揚團營之時兵精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仗鉞者無不選之將而披甲者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于天下今能以五軍之衆訓而練之申教習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又豈無投石超距之士出乎其間哉

朱國祚曰夫國家疆理九區以期安攘之績則虎衛牙將偏于天下而

至于鞏衛神州捍蔽心腹固無京兵重且急矣且我成祖舍金陵形勝而據薊北咽喉去虜障僅僅百里狼烽羽檄不移晷而達于左右使聖子神孫有冰淵之慮焉非如漢唐宋都關中都汴梁之爲險區也然制攝五兵顧瞻萬祝可漫然無石畫乎伏考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營與城內外操習之永樂初分爲三大營一曰五軍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一曰神機皆步隊習火箭一曰三千皆馬隊專扈從車輦寶肅之事營各公侯二人爲之帥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越景泰而有土木之禍于肅愍立團營選練壯士復于向所督大營六公侯舉其二帥焉而以大司馬監之天順改元罷團營成化改元復立團營尋罷三年而又議復其兵名爲頭撥初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皆侯伯一人非久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嘉靖遵復祖制乃立三大營易三千爲神樞歲庚戌虜薄城下乃設戎政府以大將督率文臣協理給事御史巡察之副將參遊分主操練而咸統于大將歷朝法制大略盡此矣議者有曰高皇帝之制五府者善藏利器

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鉤連而出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強本弱枝居重馭輕法甚善也自有大營團營而兵不隸于五府虛存尺籍無作爲之權謂宜仍故典還兵五府責以簡稽去尾大不掉之患似也然生而統絀失諸機宜能無富平之誚乎又有曰京師之兵驕奢脆懦坐享安飽身未嘗經險阻旗鼓鋒鏑不習于耳目以此臨陣安能有濟焉謂宜遣營中練成五軍更迭出薊鎮協守春秋二防使知虜形嚮往道路遠近聰明馴習心志不驚似也然漢南北軍未聞出股肱郡乘守者果若而言謂緩急何恃以法者迹之粗也而用法者人之精也歷朝兵制異同何所置優劣哉惟柄兵者宜深察焉夫奇謀死力半在荒微侍衛輦轂僉帥居多則得賢將難兵有滯財私爲僱役貧者荷戈恆有餒色則覈部伍難外取于民什盈七八內給于軍什減二三則禁乾沒難朱門洞開千夫擁入疏渠壘石畚鍤經年則止私役難旌旗蔽天枹鼓動地弓矢虛設縱送罔聞則練精技難奮石超距老臥鼓下甘言美利搖惑上心則明賞

罰難數者倘不無可慮乎察此數者而振舉之則士氣自奮國威自強爲三大營可也爲十營可也爲十二營可也徒斤斤焉具掌故講求法式抑末矣

陳懿典曰今京營之可議者有五一日稽數二曰簡銳三曰時教四曰嚴操五曰禁役夫京營之兵原額二十餘萬歲食米以百萬計今之尺籍如故也給糧如故也而按其在營之數十不能五六矣其千夫百夫之長互相欺隱掩其數而沒入其糧有勦衛以護之于上有奸胥以維之于下牢不可破夫腴民之膏脂而付之貪猾之手有害于民無益于軍是誠不可以不究謂宜委強幹嚴明臺諫之臣立法而覈之如百人之中自相糾保若所保之內而有逃亡者其將不舉而其兵舉之則予歲糧之半革其將不許襲若是而兵之實數可稽矣稽之而去其兵則減其糧一歲可得幾萬或逃者隱者捕而歸諸伍則亦可實乎軍容此二者皆國之利也故曰兵之數當稽也既稽之矣則將營者不可以不擇夫以一當十用兵之良疲羸操戈足以敗事昔團營之所以當者謂

其簡擇之精也今雖不用其分營之法而但取其簡擇之意務立標定格以嚴選之少而壯者優其給爲上兵老而弱者削其糧十之三爲下兵上者肄習以聽用下者雜派以供役且上兵比年一選有不堪者取其壯子弟易之下兵之中而有壯子弟堪入伍者復其糧之數勇怯旣分士知奮矣不然而徒以羸困之夫當操戈之數雖多亦奚以爲故曰兵之鋒當銳也先聖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今帥兵知操演而不知教習夫教不至則藝不精操之無益也且坐作擊刺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天下必有精其技者宜厚募以爲教師每應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其所教務遵會典之制不得以九射之虛文而塞其責重賞罰以勸懲之則庶乎藝精而氣壯矣否則因循怠玩雖有壯士不得以盡其能故曰兵之教當時也昔京操之法用給舍鄭林之議以八陣肄之今歲久而法弛矣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漫不知講而揚旌舉號應演武之故事凡天下之兵皆若此觀之誠有可笑者且器械朽鈍馬匹孱弱上下安習以爲固然何以張超距之威而當百戰之勇哉謂宜

申明入陣之法若何而奇若何而正若何而分若何而合使兵將識其意可臨敵遇險而不失其常間于一隊之中取器械視之惟犀利者有賞而朽鈍者必罰所乘之馬必如故人所稱探前缺後蹄間三尺之良其以疲馬呈者究其調養不時之罪如是而在操之兵始有實用故曰兵之操宜嚴也夫用兵之要貴養其氣耳目專于旗鼓而心志肅于號令則其氣雄今營兵多有借役于外者釋戈盾之習而從使令之用見行伍虛而軍威弱故必如先朝之制凡在操軍士並不得差撥其有公役則老營之弱卒應之而將官私役者革其俸如此而兵氣始振否則兵存而實亡矣故曰兵之役當禁也嗟夫是五者皆本于大將之得人苟得其人則分之而爲十二營固可合之而爲三大營亦可苟非其人則雖紛紛焉法制之變祇益弊耳

周炳謨曰高皇帝軍營之制合四十八衛之士裁于五府合五府之士練于一營分之曰中軍曰左哨曰右哨曰左掖曰右掖而五軍之名立焉附以大營團子手幼官舍人千二百營不下三十餘萬文皇帝又增

置七十二衛而分營爲三總其名五軍外益之曰三千以司寶纛令旗而隨侍營附其中益之曰神機以司神鎗火器而譚家馬營附其中三營並設而五軍尤重蓋山東河南中都留守大寧官兵總隸五軍操練外者常入以拱衛神京內者常出以靖安疆場當是時畿內畿外桓桓糾糾共五十餘萬天下之兵莫衆于京營亦莫精于京營自宣正以迄于今計營政之變有五三營之變爲十團營團營之徙爲三大營此變之大者也十團營之散歸三營三營之復析爲十二營十二營之抽爲東西官廳營此變者小也何也十營之散也復辟之世爲之也棄于少保而并罷所建置且去建置時又未久也十二團營之設也是沿十營之制而益之者也官廳兵之選也特團營中又拔其精銳時大營老家兒兵固在也惟景泰之初更爲十團營則又一變文皇帝合營之制然而以精簡稽以便戰陣其法不可易矣蓋嘗考十團營之法合十萬之精卒分五營之團操一管隊率五十人一以領隊率二隊千人則統以把總三五百人則帥以都把總常以二萬爲一營合營可以並戰分營

可以迭戰平時較藝呼其管隊而某隊之兵至呼某把總而某管領至某隊之兵精而某將受其賞某隊之兵弱而某將受其罰人精其技將督其率則臂指相習之勢也有警聽調敵多則五營俱動敵少則量動第調某都把總而某把總自隨第調某領隊而某士卒自隨某宜于挑戰某宜于防守才技相當官將相衛則首尾相應之機也此團營所以爲變之善也蓋又嘗考三大營之法惟二戍虜騎長驅矣而肅皇帝赫然爲振旅之業凡官廳之兵盡歸五軍以復高皇帝之舊因神機爲神機改三千爲神樞以增文皇帝之規曰正兵曰備兵但二十二萬有奇總之爲一總督一協理以盡其大分之爲二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總以盡其詳論其區畫之明則一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循名可以責實按籍可以勾補分數明而當事無可詭匿也論其提挈之形總督協理總其權以出令于上副將參遊分其權以聽令于下士卒不習以責部曲部曲不任以問主帥督責易而失事無可推諉也此三大營所以爲復之善也大抵成弘以前營兵則戰陣之兵

正嘉以來營兵止爲守衛之兵無論十團營卽東西廳兵猶人人所便赴敵者也弘治中五軍營常撥一千五百名代河南班軍戍黃花鎮矣神機又嘗撥官軍守備紫荆關等處矣當十三年十二團營初建時京畿內外合十七萬遇警輒調遇調輒行未聞有譁于伍者蓋時營兵皆以出戰爲常事者也迨正德初有議將營兵兌數戍邊而李文正以十不便爲言士卒之不服習器械之不精利所從來久矣肅皇修飭以還旋亦廢弛延至于今耗敝日甚班軍身不習甲冑卽脫役入伍與無軍同操軍自不經行陣卽春秋訓練與不練同昔人謂進操爲羣兒登場今占役者多求其登場者無幾矣昔人謂世冑爲統轄子弟今參遊多以倖進求其不爲統轄者鮮矣天下幸無事耳如爲社稷萬世之策不知當何所振刷也

吳時來曰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間兵部尙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隨後六十年不敢侵犯邊關則此京營之軍也今議者輒以營軍決

不可教愚謂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營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久卒不服習稍就繩縛羣起噪呼此苟玩之弊也軍久頂替冒支月糧一聞遣調則曰我原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閱鼓先怯此畏縮之弊也督理大臣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觀望此速轉之弊也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決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于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于下何者廢弛之弊起于自守若以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繼今有警卽調拒戰則士卒日日有對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矣營軍原屬五府其管哨官稍精力能事者夤緣掌印而操俱□弱不堪用之人官與軍素不識認冒頂由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事者掌印兼領本哨則臂指勢成兵將相依而冒頂之弊可革矣嚴敕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操演一時有不用命者徑以軍

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車戰爲先車戰上可載大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先之以車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下爲守兵教之有成漸徙之于邊觀虜情經戰陣作其勇敢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矣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在得其人而久任之耳

沈一貫曰夫練兵非難而制兵爲難古有天子六畢征伐夫今京營之兵數萬人耳國家竭財畢議虛彈歲月而卒莫之強者非惟失練抑失制也往時羽檄交馳烽火在望亦嘗瞋目扼腕悔已事之失矣稍當解嚴輒務偷安而桑土之思頓忘何哉夫積驕之後法之而預構于閭掖□之而潛挾乎寺尹彼衣糧之給一或不時輒蜩聚噪譁以傲命吏驕桀黷盤莫敢誰何彼方無舍矢之技橫槊之功而尙以尺籍爲奸何況人精其能投石超距桀大逋主何所不至此當事者泄泄若將以士服

習爲國家輦轂之患而惟恐訓之也以數萬人寄之一人指揮號令惟耳目之是聽縱士非服習亦已震盪况乃簡練炎炎若何故爲之任者亦將曰夫用于人而使人有疑我之志者自危則又安得以其身冒不韙之名臨不測之禍孰與苟且旦夕恃寇之不來之爲愈乎此二者兵之大蠹也將祖宗之法制固然耶抑其事變遷改以至極耶夫繫騏驥之足而令之馳不前矣縛賁諸之手而令之鬪不勝矣練兵而利其練之不精任將而利其任之不重斯將不威而士不武矣高皇帝神武戡亂久歷戎機弢棄旣陳牛馬弗服嘉與天下更生故京營之兵建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漢之北軍也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漢之南軍也而又隸之五府又八校相制之意也夫五府者高皇帝善藏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鉤連而出所謂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垓下之陳是也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猝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故兵聚之而不見其形將練之而不疑其危強本弱末居重馭輕控制宇內之術在是矣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立五府增

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大營而又聚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于京師而練閱之法云善矣然竊意非成祖意也與天驕比鄰勢無兩盛震用威武三犁其庭榆木川之師言旋入關時則可以散而不及散承平日久因循爲功不能永圖誰執其咎至于正統己巳累卵比危本兵于公通變其弊程良比銳立爲十營還其老弱兵勢孔張國以攸存時則不可以散而不敢散天順成化之間再罷再置後復增爲十二營時則可以散而不能散相沿不廢至嘉靖庚戌而後改戎政府稱名異而責實同耳目新而紀綱舊積衰之弊瀾瀾也夫士卒不練與無卒同而謂今之有卒也然乎哉故愚謂兵之不強非惟失練抑失制也誠考國家之故典釐歷朝之敝畫去尾大不掉之患收太阿倒持之權指臂相使犬牙相控令國家有禁亂除暴之利而無蕭牆猝起之憂一便也臣無震主之威則流言不興用之則以盡其才部曲必閑節制必嚴簡練必時而勇懷可用二便也兵不偏聚勢鈞力敵不敢譟嘯三便也徒御旣寡將卒相習各私其下各戴其上畫戰則形相識夜戰則聲相

聞苦樂必同利害必通四便也五營並立聲息相徹殿最相形將必各勒其官爭實力焉五便也五人爲伍十人爲隊大將握算積而數之千軍在目私役可革兵伍可實六便也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不出旬月可得勝兵數萬人七便也力雄百夫者可爲百夫長力雄千夫者可爲千夫長一軍之中必有虎賁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舉旗斬將必有能者愛而貴之是謂軍之司命將才可得八便也然後令甲所著指揮則所轄萬人武備不精千人以上奪俸有差七千以上奪職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爲率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爲率法令可行九便也然後廣徵異材益張爪牙或助邊鄙之良受習練法或散已練之衆分教數羣布列中外隱然長城以此摧寇何寇不摧十便也此之不行而顧使之久居因循歲月坐耗廩食倉猝有變駢首就戮夫驅白徒而投之死地必無幸也無素令而責將之有功必不服也故將雖有鞭笞貫耳之法而不敢用之于無用之地也國家雖日費千金猶委之耳巡視諸臣望繁苛之禮本兵大臣寡憂勞之效曾是而

可以幾兵之強哉

陳時明曰國初南京大小教塲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彝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五軍操練此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練以備警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尙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爲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斂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件工匠爲名一任恣意于差占之役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去留之等去歲北鄙有警命于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

之團營猶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諸關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據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家都汴去邊尚遠饋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溢蓄財不可浪費諸軍日用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

以爲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日本兵請于本部尙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以杜其占役檄其逃亡之數以致其請勾欲然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曹爲之此輩生于紈袴之家長于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塲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將建樹大將旗鼓坐于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爲坐營其武弁之冒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

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于該管把總等官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于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爲責治重責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揭帖奏送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爲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黜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爲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爲

尙尤以膂力爲先蓋武藝可習而能而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旣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見于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于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士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升爲京軍卽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下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于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略倣大學士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于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成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爲二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旣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大學士李賢嘗言于英宗皇帝欲以京營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旣畢當賜月糧亦宜略倣

前世之制稍爲之差等團營聽征將士爲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爲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爲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勤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比又于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爲遊兵若先鋒之名于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爲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于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遼年出塞及工于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爲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于該營探則別置于一處使之常爲戰裝一遇有警命下卽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于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二三枝于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游騎偕進以爲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法不得肆爲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可也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尙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一議備官照得三大營每一營各有副將一員共六員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軍之二三四五營屬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副將一員以備官署營之用俟建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參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官可攝一二營今非其時矣到營城外及領軍登埤供苦之人當聽臣等咨部于疏頭中經屢薦者推用庶營軍有人管領緩急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軍查得三大營遇有警報則列營城外舊存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舊外其城守每垛只派軍二名今宜待班軍至每垛編一名仍行五城御史查住京有身家者每垛增編民夫二名庶有緩急可分班輪守一議築堡牆近議協理僉都李宗延疏請營築各土牆甚當但築若太長廣則難猝就合議定每所四面各以百二三十丈爲率長短廣狹通融折算不得過五百丈築土牆高不過丈卽于牆外開溝闊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卽用費似當責之工部

每小堡不過費二百餘金若營中有操賞餘銀則令營將量造土室二三百間以爲各軍之地平居無事每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合營住扎其中庶不至暴露無栖一議濬壕查得京師城壕近經二部開濬視舊時挑濬確爲用心然終屬欠深可乘春雨未降于壕心再開一深溝闊五尺深三尺若有水時則人難淺深其土須挑入短牆內庶雨至不復填濬一議軍器如臣所造呂宋大砲守城鐵斧及南京紅柄刀大佛郎機與買到稠木棍凡此數者已被遼東取用三分之一而紙甲之料亦爲工部借解未還各州縣朝覲官帶有助軍器械合容臣差官赴工部擇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爲城守之用

京城守禦定議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爲本計者該臣節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已爲成畫近臺省陳言有深裨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道房壯麗欲新營軍之甲仗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提督

之勛臣大率謂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營簡閱科臣李精白抽壯丁七千八百八十名列爲上等合五營共揀應得勁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胥精以恤其私而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之急需而敝鈍如此太僕寺往往冒名曰寺馬供車營之騎操而倒損若此此又巡視諸臣所當一一置問責令製造補給以期實用者也至于擊刺格鬪演放火器尤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閱終以軍旅爲兒戲查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勛臣景泰弘治隆慶年間每革勛臣而以尙書都御史會同大將管理已而又輒易爲勛臣蓋勛臣與國誼因休戚勢共安危六軍之衆耳目手足屬之久矣一旦議更于事體未便合無仍于勛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爲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會推管營多缺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宿將除杜文煥見任榆林總兵張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肇基議加府銜備用其顧思忠黨思蔚將官宋維慮商國貞施從煥聽經臣分別咨用所稱救時異才若李

邦華楊鶴熊明遇楊連李若珪畢茂康徐光啓邢慎言李若星劉時俊
朱國禎章嘉禎倪斯蕙喻思恪等該吏科酌議才品及時起用非臣部
所得擅擬也既經題議相應復請候命遵行

天啓六年正月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殺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
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科道四衙門
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
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營選
補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員缺類齊若干名必
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僉同
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與共是亦得人之機也一聽用之
課宜勤邇來所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
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覆短者有
厭循資之鈍而覲職進者有援壞倒之事執爲常例遇有老弱者卽批
令弟男子姪告替內有戶絕丁無可替者亦雇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

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卽許摘牌替役不必關支以後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挾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卽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軍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圯羸爲精強轉無用爲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卽以此爲殿最千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衛之器宜精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合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規可也至于給銀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

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但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卽如替補營軍丁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從爲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爲令各營先將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候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指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強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

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備而偵緝勤盜賊有不肖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也種種弊端令人厭鄙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輅略果其負韓白之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卽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卽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宣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有定期逐名試驗能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有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亟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陳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援遼設也豈可令

其嬉遊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閑力壯卽以選鋒名缺補之是以五石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卽選各營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閱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者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營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疎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參革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益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闐若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

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哨馬軍輪撥巷口者誰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諭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識合無勅下該部列款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鷄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等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卽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號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

往行

永樂八年北往始分步騎爲五軍命靖遠侯王文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楊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爲前哨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標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

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
北征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
領中軍興安伯徐亨都督馬瑛張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
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謙胡原
副之成山侯王遜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清領右
掖新寧伯譚忠都督爲衆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二十年二月
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營圍子手神
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領韃靼
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
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二十一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
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
右哨英國公張輔興安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亨領右
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二十二年北征李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
安爲成國公朱勇而前鋒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

附焉既歸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郊義管京衛報郊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尙衣尙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營殺虎手馬輜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時東宮宮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英公輔寧陽侯武等俱爲總兵官後英公寧陽謝兵事陽武沒始以成公勇爲大將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撰便用兵部尙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

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郊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銃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鏗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惟撫寧伯最久自侯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英國老成不能無腴削士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閏等橫甚不能制也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會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勳爲帥故太監張永尙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飭勵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弛矣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培克以鉅萬計中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鏐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

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尙書尙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旣闔門兵少不足蔽睥睨于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希忠鑣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曰轉弱爲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廁以豺虎蓋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以大學士階言奪印綬遂憂死或云服藥未可知也金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磔其屍誅父母妻子矣而襄城侯李瑾代俄卒平江伯陳圭代故與時相有連視咸寧貪甚久之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旣命下人人舉額也然寰僅自潔己小剔宿蠹而已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

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闔事完則繳勅納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言于是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貤與正等伍稱疾辭務爲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祇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于是右都御史曹邦翰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勛臣總督戎政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彰武伯楊炳用任職久得士心累加少傅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